

說 巫


周 鳳 五

一、前 言


「巫」的字形結構，《說文解字》雖有說解，然而許慎僅據小篆字形強爲比傅，其說窒礙難通。近代學者或引殷代甲骨文爲證，對「巫」字的形構多所分析，唯衆說紛紜，迄今尚無定論。本文旨在運用甲骨文、金文與其他相關出土文物，對「巫」的字形結構重新加以析論，並通過圖書文獻的參互對比，探討巫在上古社會中的角色身分，兩相印證，庶幾能明其造字之初諠焉。



二、《說文解字》對「巫」字說解之檢討

《說文解字》五上云：



巫 巫祝也。①女能事無形，以舞降神者也。象人兩褻舞形，與工同意。古者巫咸初作巫。凡巫之屬皆从巫。  古文巫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許慎這番說解，實在曖昧不明。既然他說「巫」字「與工同意」，我們不妨先看看他對「工」字的解釋：

工 巧飾也。象人有規榘，與巫同意。  古文工从彡。（《說文解字》五上）

《說文解字》另有  字，是規榘的本字，許慎於「工」字之下只好含混其辭，以「象人有規榘」爲說。試看他如何解釋  這個規榘的本字：

①「巫祝也」三字，《段注》云：「按：祝乃覲之誤，巫覲皆巫也。」

 規巨也。从工，象手持之。 巨或从木矢，矢者其中正也。（《說文解字》五上）


所謂「象手持之」之說，我們很可以接受，雖然許慎說得並不明確。根據西周金文  (伯矩卣)  (伯矩鬲)  (伯矩鼎)  (伯矩卣) 等形，^② 可知《說文》的  字實由  字省變而來， 所从的 ，是手的象形（）之一部分。這種省形的方式，乍看頗覺匪夷所思，其實並非單文孤證。如「易」字，《說文解字》以爲「蜥蜴、蠃、守宮也。象形。秘書說曰：『日月爲易』，象龔易也。一曰从勿。」^③ 許慎對「易」字做了三種解說，三說並存，似乎各有所本。其實根據西周金文，「易」字大多作 ，^④ 既不像蜥易，也不像日月，更不像「勿」字；單看  字實在不容易看懂，不過，有了  字來對照， 爲  的省形就十分明白了。^⑤  的由  省變，與  的由  省變，都是古文字省形的重要例證。^⑥ 這麼說來， 本象規矩之形， 與  的形構差異，與其信從許慎，強作解人，實不如以爲二字同取象於規矩之形，其形小異，正以示區別而已。^⑦

段玉裁注《說文》，於「工」字云：





② 此字象人持矩形，詳見《金文編》卷五。

③ 《說文解字》九下。

④ 詳見《金文編》卷九。

⑤  字見西周銅器德鼎銘，郭沫若云：「可以看出易是益字的簡化，但易字在殷墟卜辭及殷彝銘中已通用，其結構甚奇簡，當爲象意字，迄不知所象何意。今其繁體字乃發現於周初銅器銘文中，豁然可見其簡化的痕迹。」詳見郭沫若《從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談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簡化》，《文物》一九五九年第七期。


⑥ 由這兩個例子看來，古文字的省形與訛變現象很值得進一步加以探討。關於這方面的論著，林素清《戰國文字研究》（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一九八四）、張桂光《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》（《古文字研究》十五輯，一九八六）都可參考。



⑦ 工與矩（巨）本皆取象規矩形，但爲表現語言上的差異，在矩的象形上添加以爲區別，而這個，正是由形省改保留下來的。

𠄎有規槩，而彡象其善飾。巫事無形，亦有規槩，而𠄎象其兩襃，故曰同意。凡言某與某同意者，皆謂字形之意有相似者。



《段注》「凡言」云云，涉及《說文解字》一書的體例，茲不暇詳說。然而「巫」字何以必从「工」？何以「亦有規槩」？「象兩襃舞形」之與「工」字合爲巫，在《說文解字》六書義例中究竟何所歸屬？凡此種種，不免令人心生疑惑。許慎據小篆字形爲說，其枝梧扞格，乃勢所必至，理所必然，段玉裁又從而附會之，^⑧則「如塗塗附」，令後人索解爲難了。




三、甲骨文、金文所見「巫」字及其說解之檢討

殷代甲骨文有字，唐蘭以爲卽「巫」字，其說云：

字在甲骨文和銅器裏常見，向來沒有人認得。（原注：有人釋作癸，非是。）假如我們去讀《詛楚文》，就可以知道是「巫咸」的「巫」字。《說文》作巫，反不如隸書比較相近。（原注：誤爲巫。）^⑨

金文亦有字，見《齊姜簋》銘，如下：

齊姜乍尊殷，其萬年子孫永寶用高。（附圖一）

唐蘭釋爲「巫」大抵已成定論，金文此字既同於甲骨文，則姜就是巫姜，可以毋庸置疑。^⑩現在困難的是字形構的分析。近人於此字說解甚多，茲引述較常見者並加以檢討。

（一）高鴻緜說：

^⑧ 段玉裁以「長袞善舞」的「兩袞舞形」比傳「象其善飾」；以事神有規矩比傳「工」字，其實純任主觀，並沒有古文字資料爲證。段玉裁熟讀羣書，卻只知在《說文》六書中討生活，牽蘿補屋，難乎爲矣。

^⑨ 詳見唐蘭《古文字學導論》下編頁一八。


^⑩ 齊巫姜當是齊國姜姓女子嫁往巫地者，其時代或在春秋，待考。





附圖一

巫字古文橫直从工，工，百官也，故巫字橫直皆爲工。名詞。《說文》工下謂「與巫同意」，巫下謂「與工同意」，其意可驗。^①

(二) 李孝定說：

巫字何以作 ，亦殊難索解。疑象當時巫者所用道具之形，然亦無由加以證明，亦惟不知蓋闕耳。^②

(三) 張日昇說：

許說字形失當。甲骨文與金文並作 ， 誤作巫，乃有人兩褻舞之臆說以傅會。竊疑字象布策爲筮之形，乃筮之本字。《易·蒙卦》「初筮告」《注》云：「筮者，決疑之物也。」筮爲巫之道具，猶規矩之於工匠，故云「與工同意」。^③

① 詳見高鴻緒《中國字例》四篇。

② 詳見李孝定《甲骨文字集釋》卷五「巫」字下按語。又，李孝定《金文詁林讀後記》頁一七三云：「余曩疑象巫者所用道具，張日昇氏謂疑象布策爲筮之形，策形兩端不應有兩短橫畫，然亦可備一說」。

③ 詳見《金文詁林補》卷五。

(四) 周策縱說：

我仔細查看甲骨文和《詛楚文》以及金文與古鈔印文的結果，發現「巫」字造作的初意似乎可作合理的解釋。……（《詛楚文》）以《絳帖》本比較完整，全文三百一十八字中，「巫咸」之名出現了五次。《汝帖》本較殘闕，「巫咸」也出現了兩次。細察《絳帖》本「巫」字首次出現時，旁邊的兩直劃與中間一橫劃遠離而不相連，中間的豎劃卻仍與上下橫相連成「王」形（原注：如圖甲）。另一個的中間豎劃也頗與上下橫相連，而左右兩直則仍然遠離（原注：如圖乙）。其餘三個「巫」字，周圍四劃雖皆與十字不相連，但顯然地十字的豎劃仍與上下橫較接近（原注：如圖丙）。……因此我認為古「巫」字最初應是由「玉」字演變而成。……再就兩字的古音來說，……玉在侯部入聲，巫在平聲魚部，侯、魚旁轉，關係很近。……玉應該是巫事神的主要道具，甚至可能用它發聲作樂，以召告神祇。因此才把玉字略加變動整齊化，用為巫的通名。^⑭

(五) 同上：

 亦可能象佈筮之狀。^⑮

(六) 陳夢家說：

^⑭ 詳見周策縱《「巫」字初義探源》，載《大陸雜誌》第六十九卷第六期。原附圖甲、乙、丙見下：



(圖甲)




(圖乙)



(圖丙)

^⑮ 見同上。

巫作 象四方之形。^⑩


按，高說以爲「巫字古文橫直从工」，就字形言之固無抵牾，但既解工爲「百官」，則必須說明「巫」字與百官有何關係，又其字何以與工之橫直擺佈有關。高說僅含混言之，則所謂「故巫字橫直皆爲工」，究竟從何而來，殊令人費解。再則《說文》以爲「工」字「與巫同意」，「巫」字「與工同意」；高說以爲「其意可驗」，亦不知何所據而云然。李說「道具」，張說「象布策爲筮之形」，二說相似，不妨併爲一類，唯李說不如張說詳細耳。按，所謂「布策爲筮之形」與「巫」似可謂有語義上的關係，然而「布策爲筮」何以必作形？則李、張二說皆未見解釋，李說且已對張說有所批評。是則所謂「布策之形」，仍不免流於臆測，蓋差無實據，不能令人信服。周說引宋人翻刻之《詛楚文》爲據，而斤斤於點畫長短，其立足點已不穩固。至於強調玉與巫的關係，以爲「巫」字由「玉字略加變動整齊化」而來，其說固甚辯。然而「巫事神的主要道具」實不止「玉」之一物而已。《國語·楚語下》云：

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。……是以先王之祀也，以一純、二精、三牲、四時、五色、六律、七事、八種、九祭、十日、十二辰以致之。

《韋昭注》：「二精，玉、帛也。」除玉與帛並稱「二精」之外，上引《國語》所見「事神的道具」甚多，^⑪且先秦文獻中，玉、帛往往並列，

^⑩ 陳夢家以巫爲神名（但也作地名或國名），又由「四巫」指四方之巫，「巫帝」與「方帝」同義，而「方是動詞，……它和後世的『方祀』『望祀』相當，即各以其方向祭祀四方之帝，《小宗伯》所謂『兆五帝於四郊。』」故巫象四方之形。詳見陳夢家《殷墟卜辭綜述》第十七章「宗教」，頁五七七～五七九。

^⑪ 例如「三牲」以及《楚語》下所云：「天子舉以大牢，……諸侯舉以特牛，祀以太牢；……卿舉以少牢，祀以特牛；大夫舉以特牲，祀以少牢；士食魚炙，祀以特牲；庶人食菜，祀以魚。」等，都是祭祀所用的犧牲。又，《離騷》言及巫覡降神時用椒、糝。可見「事神的道具」不止一端。

偏舉玉而以爲「巫」字所從來，於字形、字義似皆未安。至於字音方面，「侯、魚旁轉，關係很近」，在形、義落空之後尤嫌牽強附會。事實上，周說既有上述破綻，其態度自不免游移，就在同一篇文章中，經過上引大費周章的考證之後，周策縱竟然又指出「亦可能象佈筮之狀」，如此看來，顯然他對自己所謂「玉字略加變動整齊化」的說法根本缺乏信心。



最後，我們檢討陳夢家的意見。陳說著墨不多而頗能指出要點，這留待下節運用殷代甲骨文來加以證明。




四、殷代甲骨文所見巫的角色身分

關於上古時代巫的角色與身分，瞿兌之在《燕京學報》第七期《釋巫》一文中曾有簡要的說明：

巫有男巫，有女巫。其職掌大別爲招神、逐疫、禳災、除不祥也。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、望衍授號、旁招以茅。（招神）冬堂贈無方無算。（逐疫）春招弭，以除疫病。（禳災）王弔，則與祝前。（除不祥）

女巫掌歲時祓除，鬻浴。（除不祥）旱暵則舞。（禳災）若王后弔，則與祝前。（除不祥）凡邦之大災，歌哭而請。（禳災）

按，所謂招神、逐疫、禳災、除不祥等，大致出於春秋時代以後的敘述，與巫在上古時代原始的角色身分未必契合，因而也無法用爲考證字的資料。換言之，只有透過對殷代甲骨文所見巫的角色身分之確認，才能夠幫助我們了解字的形構及其造字的初誼。以下分類列舉較重要的資料並略作說明。^⑮

^⑮ 殷代甲骨文又有「巫」之例，如：「壬辰卜，亘貞，巫，乎取以。」（《合集》5647正）；又有「以巫」之例，如：「甲子卜貞，妥氏（以）巫。二告。」（《合集》5658正）。各家解釋頗有出入，爲免論證枝蔓，茲從略。

(一) 用巫

1. 「甲戌……執，王𠄎(惟)巫……母庚。」(《合》20365)(附圖二)
2. 「乙亥𠄎(扶)用巫。今與母庚。允吏(使)。」(《合》19907)(附圖三)

按，「用巫」之用，猶「用牲」之用，是以巫作人性，也就是殺巫以祭。《易·巽·九二》云：「用史巫紛若，吉。」可知殷、周之際或者更早，「用巫」一事並不鮮見，所以卦爻辭也加以採錄。¹⁹

(二) 巫帝

3. 「甲子卜，巫帝。」(《粹》1036)(附圖四)
4. 「巫帝一犬。」(《合》21074)(附圖五)
5. 「庚戌卜，巫帝一羊、一犬。」(《寧》1.76)(附圖六)
6. 「庚……巫帝犬二。」(《合》21075)(附圖七)

按，「巫帝」是對巫舉行禘祭，所用的牲不過羊、犬，以犬為常，且數量



《合》20365

附圖二

¹⁹ 直到春秋時代仍有用人性的記載，見《左傳·僖公十九年》：「夏，宋(襄)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，欲以屬東夷。」按，此事值得注意，蓋宋為商後，且用人牲於社，與殷代用巫的禮俗似頗有關係。



《合》199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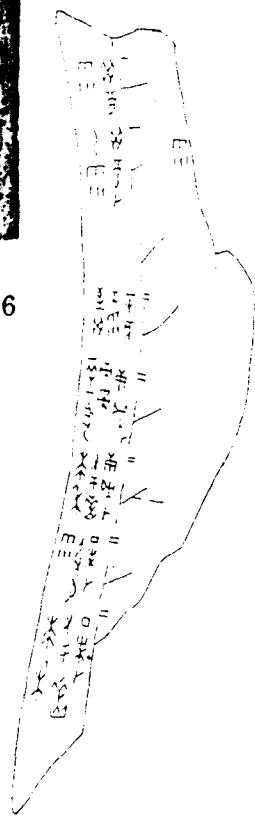
附圖三



《粹》第1036
附圖四



《合》21074
附圖五



附圖六



《合》21075
附圖七

不大。關於禘祭，後世禮家說解不一，所謂「禘禮之說，千古聚訟」，^②茲不擬詳述。但殷代甲骨文中「巫」有用爲人牲者，有被禘祭者，則可以肯定。

(三) 帝巫

7. 「癸巳卜，其帝于巫。」（《撫續》91）（附圖八）
8. 「癸亥貞，今日小帝于巫，豨一犬。」（《合》34155）。（附圖九）
9. 「辛亥卜，小帝北巫。」（《合》34157）（附圖一〇）
10. 「……帝東巫。」（《合》5662）（附圖一一）

按，「帝巫」猶「巫帝」。8、9兩例稱「小帝」，饒宗頤以爲當是「小規模之禘祭，其牲有時只用一犬而已。」^③其說甚是。9、10兩例有「北巫」、「東巫」之名，然則雖不見「西巫」與「南巫」，而殷代巫有四方之稱從可推知。四方之巫實與四方土有關，見下。

(四) 巫帝與寮土

11. 「壬午卜，寮土延巫帝。」（《合》21075）（附圖七）



附圖八



《合》34155

附圖九

^② 劉寶楠語，見其《論語正義》卷三《八佾》「子曰：禘，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」下。

^③ 詳見饒宗頤《巫的新認識》一文，下引文同。該文於今年九月八日在中華民族宗教國際會議上宣讀，尙未正式發表。



《合》34157
附圖十



《合》5662
附圖十一

12 「壬午卜，巫帝。」

「壬午卜，燎土。」

「巫帝，一犬、一豕。」（《合》21078）（附圖一二）

按，禘巫與燎土同見一版，饒宗頤指出「此條（鳳按，指《合》21078）



《合》21078

附圖十二

記同在壬午日，卜巫帝，同時亦記卜燎土，可見土與帝于四方之巫有關係。從知帝于東巫、北巫，正如他辭之烹于東土、北土。」^②四方之巫與四方之土有關，亦與四方之風有關，見下。

(五) 寧風

13. 「癸酉卜，巫寧風。」（《後》下 42.4）（附圖一三）

14. 「戊子卜，寧風北巫。」（《南明》45）（附圖一四）

15. 「辛酉卜，寧風巫，九犬。」（《庫》992）（附圖一五）

按，「寧風」即止風，用犬為牲祭巫以止風，四方之風各祭其方之巫。^③《爾雅·釋天》云：「祭風曰磔。」《郭璞注》：「今俗當大道中磔狗，云以止風。」《周禮·大宗伯》：「以醴辜祭四方百物」《鄭衆注》：「披磔牲以祭，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。」文獻所載漢、晉人習俗與殷代甲骨文正可相互印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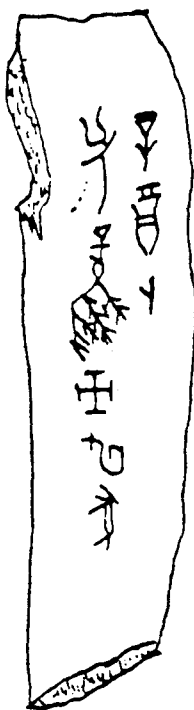
附圖十三

^② 見同上。

^③ 饒宗頤說：「殷人常年祈求『寧風』，希望風調雨順，求寧風的占卜記錄甚多。殷人對於四方之祭禮，有祭，有帝（禘），如云『*於東』（《合集》14319正），『*於西』（《合集》14325~14330），『*於北』……不一而足。」詳見饒宗頤《四方風新義》，載《中山大學學報》一九八八年第四期。



附圖十四



附圖十五

綜合以上所述，我們對於殷代巫的角色身分可以有下列基本認識：

第一，殷代的巫可以被用爲人牲，雖然《尚書·君奭》記殷王大戊的賢臣有「巫咸」，祖乙的賢臣有「巫賢」，其地位似乎很崇高。但《墨子·兼愛》、《呂氏春秋·順民》等都記載商湯時連年大旱，湯曾準備把自己當作犧牲，焚身求雨的故事。^②可見爲求雨或其他目的，用巫爲牲，甚至用王爲牲都是可能的，而王實際上往往也就是最高級的巫。

^② 裘錫圭指出，商湯焚身求雨一事，見於《墨子·兼愛》、《呂氏春秋·順民》、《尸子》（汪繼培輯本《君治》篇）、《尚書大傳》（《左傳·襄十年》正義引）、《淮南子》（《文選》卷十五《思玄賦》李善注所引佚文及《主術》、《脩務》等篇）以及《帝王世紀》（徐宗元輯本《殷商第三》）等書。裘錫圭又說：「在上古時代，由於宗教上或習俗上的需要，地位比較高的人也可以成爲犧牲品。商代大墓的殉葬者，有一些備有相當豐富的隨葬品，生前顯然是頗有地位的。」詳見裘錫圭《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》，載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。



第二，殷代的巫可以是被祭祀的對象，很可能這正是被用爲人性而靈驗的結果。至於其祭法，則有帝（禘），有小帝（禘）；所用牲有犬，有豕。

第三，殷代的巫有四方之名，且往往與四方之土及四方之風的祭祀有關，特別是「祭土」之祭。土卽社神，《詩經·小雅·甫田》云：「以社以方」《傳》：「社，后土也。方，迎四方氣于郊也。」可證。

五、𠄎之形構及其造字初誼之分析

殷代的巫既有四方之名，且往往與四方之土及四方之風的祭祀有關，則𠄎字的形構，我們不妨由「四方」的角度來重新加以分析。


試看𠄎字主要是垂直相交的兩條直線，在直線的四個末端各有一條短橫畫。假設垂直相交的兩直線，其作用在指示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個方位，那麼末端的四短橫正可以視爲表示四方的標幟。²⁵換言之，𠄎的形構原本指四方，而四方所以能表示「巫」，則由於上節所述巫的角色身分與四方有關的緣故。從造字的立場看來，「巫」至少含有以下幾個義涵：第一，巫是社會中的某一羣人。第二，這羣人掌握龜筮占卜。第三，這羣人具有與鬼神交通的本領，以鬼神代言人的身分成爲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權威者。然而，以上這些義涵都不容易用具體的圖像來表達，所以只好採用「四方」的概念，以強調巫與「方社之祀」的關係，而「方社」正如《說文解字》所說，是「地主也」，²⁶也就是土地之神，鄭玄注《禮記·月令》所謂「社，后土也，使民神焉，神其農業也。」其地位不可謂不高。



²⁵ 以四個短橫代表四個方位，可以借「或」字爲證。龍宇純師曾經指出：「國字之作者，實亦或字，以『口』象其四界，可與畫字篆文作互參。」見《中國文字學》第三章「中國文字的一般認識與研究方法」，頁一六九。按，此說甚諦。



²⁶ 詳見《說文解字》一上「社」字。關於「社」的討論，詳見俞偉超《銅山丘灣商代社祀遺迹的推定》，載《考古》一九七三年第五期。

巫的形構與四方的觀念有關，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字來作為旁證，這個字就是歷來聚訟的「亞」字。

《說文解字》十四下云：

 醜也，象人局背之形。賈侍中說以為次弟也。凡亞之屬皆从亞。

按，「亞」字殷代甲骨文與殷、周金文皆作、 兩形，說者不一，^②但許慎據小篆解作「象人局背之形」則必不可從，雖然他「醜也」的解釋與「亞」字的形構及其造字的初誼頗有關涉。












對比與的形構，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字基本相同，所異者僅前者「十」字形由兩條直線垂直相交，後者則係線條圍成的匡廓。假設「亞」的造字初誼與「巫」字有關，甚至兩字本為同一概念的衍化，應該是合乎邏輯的推測。或者我們不妨這樣說，「巫」字以象四方之形來表示「巫覡」的角色身分，「亞」字與巫相似，原本也取象於四方，但更著重於建築物所佔有的空間，因而採用匡廓的手法來表現。至於二者彼此的關係，我們可以透過《說文解字》「醜也」的語義來加以繫聯。

按，上古時代「巫」與「尪」經常並稱，如：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一年》云：

夏，大旱，公欲焚巫尪。

《杜預注》：「巫尪，女巫也。主祈禱請雨者。或以為尪非巫也，瘠病之人，其面上向，俗謂天哀其病，恐雨入其鼻，故為之旱，是以公欲焚之。」按：杜預所引或說較可信，唯仍不免一問未達。巫與尪並稱而其實小異，尪誠如《杜注》所言係「瘠病之人」，然所病不必在其頭面，即軀幹肢體的病殘皆可包括在內。且就殷代甲骨文觀之，恐怕胸腹部分的病殘尤為此

^② 關於「亞」的字義，曹定云在《亞其考》一文中曾加以討論，見《文物集刊》第二期。又，何金松《釋亞》一文，析論尤詳，見《中國語文》一九八三年第二期。

- 種人的生理特徵。其字或作 ，或作 ，或作 ，或作 ，如：
16. 「乙卯卜，今日 ，从雨。于乙未雨。」（《叢》47.3）（附圖一六）
17. 「于壬 ，雨。于丙 ，雨。」（《京人》2372）（附圖一七）
18. 「其 ，此又雨。」（《安明》1836）（附圖一八）
19. 「鼎：丙戌  妣，出从雨。」（《乙》3449）（附圖一九）²⁸



附圖十六

²⁸ 以上各例詳見裘錫圭《說卜辭的焚巫尪與作土龍》，載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。



附圖十七



《安明》1836
 B 1836
 2023 + 3539





附圖十八



《乙》3449

附圖十九

裘錫圭指出，上述各例所言皆焚巫尪以求雨之事，其說如下：

《呂氏春秋·明理》高誘注：「尪，短仰者也。」同書《盡數》注：「尪，突胸印（仰）向疾也。」尪人突胸凸肚，身子顯得特別粗短，字表示的正是這種殘廢人的形像。《前》六·二一·五有字，當是「尪」的異體。當是「尪」的象形字的另一種寫法，特別強調尪者「突胸」的特徵。胸前的像捆縛他的繩索，跟甲骨文裏有些「羌」字上所加的繩索形同意。²⁹

「亞」字本象建築物的平面圖（如下引白川靜所謂「與殷陵之墓室相同」），其後所以訓「醜也」，我疑心正是與巫尪有關之初誼的孑遺。《說文》「象人局背之形」，說雖不盡精確，然其字形與裘錫圭所指「突胸凸肚」卻又頗有「異曲同工」之妙，且其形貌之「醜」亦初無二致。總而言之，「巫」與「亞」在形構上有其共同的淵源，在義涵上又彼此互有瓜葛，這應該不是偶然的現象，值得我們注意。

殷、周銅器銘文常見「亞」字用為族徽，白川靜指出「亞」字的義涵以為：

亞非特定之氏族之名也，應解作為多數氏族所共有之身分或職能之稱，而其字形與殷陵之墓室相同者，當是作為該種玄室之儀禮，即祭祀關係之職能之標識之意者也。³⁰

其實由「巫」與「亞」的淵源看來，「亞」形族徽正不妨視為其氏族與「巫」有密切關係之表徵。至於銘文中作為官名的「亞」，其原始亦當與「巫」有關，神權時代「巫」的地位崇高，其後雖經蛻變，而掌軍、治民、執事則一仍舊貫，《詩經》所謂「侯亞侯旅」，³¹《左傳》所謂「亞旅」，³²《尚書》所謂「百僚庶尹，惟亞惟服」，³³皆文獻中著名的例證。

²⁹ 見同上。

³⁰ 說見白川靜《說文新義》卷十四下。此據《金文詁林補》卷十四轉引。



³¹ 見《詩經·周頌·載芟》。

³² 見《左傳·文公十五年》。

³³ 見《尚書·酒誥》。

與「巫」字形構相關的還有一個「甲」字，這裏也附帶略加討論。

《說文解字》十四下：

 東方之孟，易氣萌動。从木戴孚之象。《大一經》曰：「人頭空爲甲」。凡甲之屬皆从甲。 古文甲，始於一，見於十歲，成於木之象。

許慎採用陰陽五行的觀念解說文字，當然不免穿鑿附會，唯其說亦不無可取之處。按，「甲」字在殷代甲骨文多作十，其形構正象四方之形，而所欲表達者則「象孚甲之開坼也」。^{③④} 孚甲開坼，向四方綻開，故以十形表示，此就文字的形、義觀之可謂一目了然，初不必如近人之迂曲糾纏爲說也。^{③⑤}

六、結 論

經過上述對於甲骨文、金文以及上古文獻史料的分析之後，我們可以獲得以下幾點結論：

- 第一，「巫」字取象於四方之形。
- 第二，「亞」字與「巫」字的形、義皆有關涉。
- 第三，「亞」在族徽、官名上的意義皆似由「巫」的角色身分所衍生。

引用甲骨文著錄書目及其簡稱（引用序）

- （一）《甲骨文合集》 胡厚宣等 《合》
- （二）《殷契粹編》 郭沫若 《粹》
- （三）《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》 胡厚宣 《寧》
- （四）《殷契摭佚續編》 李亞農 《摭續》

^{③④} 徐灝《說文段注箋》語，此據《金文詁林補》卷十四轉引。

^{③⑤} 近人說解見《金文詁林補》卷十四。

-
- (五) 《殷虛卜辭》 明義士 《明》
(七) 《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》 方法斂 《庫》
(八) 《叢壽堂所藏殷虛文字》 姬佛陀 《叢》
(九) 《殷虛文字乙編》 董作賓 《乙》

